

罗尔纲与英王府

胡 铭

任家坡英王府是全省唯一的一座现存英王府,它的修缮开放,无疑是安庆史迹保护的重要之举,更唤醒了人们对本土过往的记忆。此时,不由想起了一位老人,他没有来过安庆,但作为太平天国军事重镇之一,这座古城一直刻在他的心里。

他就是罗尔纲(1901—1997)先生,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奠基人和一代宗师,广西贵港人,后居北京,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,毕生与史学相伴,学养深厚,成就卓著,治学严谨,谦逊正直。千万余字的专著,既是个人成果,更是国家财富。

早在1950年代,罗老曾派人到安庆寻觅英王陈玉成王府,无果。英王府究竟在哪?一直备受史学界关注。我的父亲胡寄樵是英王府的最初发现者和考证者,通过查阅史料、实地考察,终于,任家坡任塾老宅进入了他的眼帘。那些破旧的建筑风雨飘摇百余年,威严殆尽,自身的内涵和历史的叹息隐于屋内。1980年父亲撰文纠正讹误,考定英王府真正遗址,引发热议,这自是学术研究的好现象。

在论证英王府的过程中,罗老一直给予高度赞许,英王府能得到全国公认,也是与他的支持分不开的。

1980年底,父亲携带历史资料和考证文章,与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专家郭存孝一道北上拜见罗老。他们一见面,罗老第一句话便是:“我在家里等你们好几天了。”是啊,此行比原来约定时间迟了三天,看得出老人的迫切心情。罗老握着父亲的手,高兴地说:“祝贺你找到了英王府,这个发现不容易,很有意义。”父亲忐忑的心稍稍平复了些,他呈上材料并汇报两种不同的观点,罗老笑呵呵地说:“你们带来的资料我这里都有,《安徽清节堂征信录》我还有几个版本,任家坡是不是英王府,要以赵烈文、曾国藩说的为准。你的考证没有错,清节堂只是一个衙署。”

围绕一个话题谈论很久,不觉已到晚饭时间,罗老热情挽留,边吃边聊。罗老讲到当年问学胡适的情况,时而兴奋,时而忧伤,父亲插话道,胡适是他未出五服的堂兄,小时候还曾两次见过他。罗老听了非常开心,眼里闪着光。

罗老个头不高,面庞清瘦,操一口浓浓的地方音。父亲说今天是第三次见到先生,罗老很诧异,这咋回事?父亲一一道来,第一次是1951年,在南京太平天国运动百年纪念展上,那时的一个毛孩子哪敢靠近大学者啊,只能远远地望着。第二次是1976年,先生下榻“太博”,我在刘文英老先生陪同下前往拜访,适先生伏案写作,便没有上前打扰了。罗老哈哈大笑,连说:“缘分,缘分。”

次日返程之前,父亲又登罗府,罗老动情地一再叮嘱:“要保护英王府,做好对外开放!”

之后,英王府复经国内专家现场考察论证,并剥剔出被六层白垩土覆盖的四壁壁画。父亲专程向罗老报告,继又写出《英王府调查记》。罗老在给父亲函中写道:“敬悉大驾对安庆英王府进行三番四复精详确凿之研究,不仅使英王府所在确然可信,且旁及



闲游 周文静 摄

于太平天国文物制度,他日有裨太平天国史之贡献非浅鲜矣。”

1984年,罗老撰《关于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的问题》宏文,此篇以大量事例加以阐释,其中就有安庆英王府壁画的分析论证。罗老还谦虚地说:“将大函恭录于拙文内,以加强证据,并为拙文增光也。”罗老著《太平天国史丛考丙集》《太平天国史论文集·第十集》《太平天国艺术》等书,都将英王府收录在内,可见罗老对英王府及壁画的充分肯定。

罗老不仅对英王府予以高度关注,对安庆的其他太平天国文物也特别重视。1985年安庆出土一枚太平天国圣库砬码,这是全国首次发现,罗老得知后欣喜异常,及时发来贺电并致长函,称:“此为一大发现,太平天国度量衡从来没有发现过,就是记载也极少见,贵馆发掘革命文物之功,至可庆贺!”对于砬码,因缺乏相关史料,尚有某些疑惑,罗老一一解答,他还要求家父尽快考证写出论文,并推荐在《文物》杂志刊发。此砬码后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罗老于考证和鉴定殚精竭虑,于后学又是无私传授。只要是学术探讨,他从不拒绝,也不摆架子,对于众多来信,他尽量回复,只是时间早迟和内容长短而已。记得曾有一持不同意见者,致函罗老,罗老虽不认识仍礼貌地回信,阐述自己观点,并善意建议他看看《能静居士日记》。而这位先生当时没有此书,最后还是从父亲处借阅的。还有一次,晚年的罗老患重病住院,无法起身握笔,只能口述,其女代笔,最后他用颤抖的手在信纸末端签上自己的名字,还坚持着写上一句话。透过这些不同以往的字迹,我们分明看到了老人的坚韧与执着。

关于英王府考证之文,父亲先后撰写十余篇,待完成《安庆任家坡太平天国英王府遗址考》时,罗老已驾鹤西去,父亲为不能再得到先生教诲而怆然不已。家中所珍藏的几十封信札,见证了罗老治学之精神,也见证了师生间之情谊,其中部分信札收录于大型史书《罗尔纲全集》中。

红蓼染秋

张锦凯

清秋晨曦下,白露沾碧草,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你看,我的伊人,我所思恋的红蓼,在浅滩边临水而居与周围的芦苇随风摇曳。粉红色的小花美得惊人,一串串倒垂得像狗尾巴似的,娟秀娇艳,与宽大叶片相映成趣,宛如未施粉黛的纯真少女,惹人喜爱。

红蓼,也叫“狗尾巴花”,是一年生草本植物,花穗长而大,色泽鲜艳,茎干直立有节像竹子,叶片大而翠绿可制成染料。红蓼的茎叶辛辣,与其果实一样,都是很好的中药,有解毒、消肿、止痛、止痒等功效。

记忆中,家乡的红蓼遍地生长,路旁、沟渠、田埂、河滩随处可见。一丛丛、一簇簇的红蓼充满了乡土气息,一抹嫣红,绽放出一种洒脱的野趣,给田间的景物赋予了清秋的韵味。红蓼只不过是无数野草野花中极其平凡的一种,然而,既然野百合也有春天,那么“狗尾巴花”也有迷人的秋色。为此,我对红蓼情有独钟。

儿时的夏日,由于我调皮贪玩,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,在小溪里摸鱼,在草丛中捉蟋蟀,久而久之,皮肤上便长了水泡或丘疹,小如黄豆,大如豆瓣,奇痒无比,手一搔就流出脓血水。那时,乡村的卫生院离我家比较远,父母干农活每天早出晚归又顾不上,幸好有位邻居老婆婆知道一个偏方。她见状后,就到菜地的沟渠边摘来几片红蓼叶,洗干净后轻轻地将叶片贴在皮肤病变处,有溃瘍的地方则将红蓼叶捣烂后敷在伤口处。红蓼有抑菌杀菌的作用,三四天后,皮肤上的痈疮疔疖竟然全部消退了。虽为野草,可解你忧,红蓼染红了粼粼清波,也呵护着童年的岁月。

人间草木,红蓼染秋。其实,古人一直把红蓼花当作秋天最美的意象,它在《诗经》里展露着身姿,在唐诗宋词里依然呈现出“红蓼花繁,黄芦叶乱”的秋韵。红蓼是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,红蓼花开了,秋天也醉了。白居易的“秋波红蓼水,夕照青芜岸”,张孝祥的“红蓼一湾纹缬乱,白鱼双尾玉刀明”,纳兰性德的“燕子矶头红蓼月,乌衣巷口绿杨烟”,李煜的“莫更留连好归去,露华凄冷蓼花愁”,这些清词丽句无不是在借红蓼渲染秋天的清欢浅愁,让人心神为之而动。

江边秋景独好,然而宋末元初的诗人黄庚却感叹没有人来欣赏:“十分秋色无人管,半属芦花半蓼花。”不过这样的山水写意,画家是不会放过的,何况还有红蓼这种别具风韵的美丽植物,它不仅入诗而且入画。宋徽宗画过《红蓼白鹅图》,徐崇矩画过《红蓼水禽图》,国画大师齐白石曾画有《红蓼》《红蓼群虾图》《红蓼螃蟹》等等。齐白石不仅画红蓼,还在画上题诗深情吟诵:“枫叶经霜耀赤霞,篱边黄菊正堪夸。潇湘秋色三千里,不见诸君说蓼花。”不难看出,齐老颇有点为红蓼鸣不平的意思,大师画中的红蓼和小动物虽平淡无奇,却又是质朴而生动的。

如今,城市里已经很难见到红蓼,即便在农村也是如此。一次去郊外,偶见几株红蓼,与它们对视,真是一种不浅的幸福。我想借花儿的红,点燃激情的岁月,因为秋天积攒了太多的红蓼情愫。或许,每次的红蓼一现,都是那么刻骨铭心。蓦然间,想起晚唐诗人薛昭蕴的“红蓼渡头秋正雨,印沙鸥迹自成行”,渡口的红蓼,就像灞桥之柳,常用来表达一种离别的愁绪。阔别故土多年,对我来说,秋天的红蓼就是一份浓浓的乡愁。

在清风中浅唱,在月光下低吟,在露水里沐浴,数枝红蓼醉清秋,红蓼醉了,人也醉了。

